1. 把罪和錯誤區分清楚是極其重要的事，就是這一區分才使得救恩成為可能。因為錯誤可以修正，以便錯的變成是對的。但罪卻是無可挽回的，雖然你不可能有罪。之所以有罪的信念，必定源自於你堅信能夠攻擊的乃是心靈，而非身體。因此心靈才是有罪的，除非在它之外的另個心靈赦免了它，否則它的罪就永遠無法消除。罪有待懲罰，一如錯誤有待修正，而顯然只有神智不清才會相信「懲罰**即是**修正」的說法。

2. 罪並不是錯誤，因為錯誤的概念缺乏了罪所隱含的傲慢。罪意味著對實相的侵犯確實得逞了。罪宣告了攻擊的真實性和罪咎的合理性。它認定上主之子有罪，並因此剝奪了他的純潔，使他成為上主並未創造的模樣。於是造化不再顯得永恆，而上主的旨意也可能遭到反對和挫敗。罪是個巨大的幻相，隱藏在一切小我的自大底下。因為你運用它改變了上主本身，使祂變得不再圓滿。

3. 上主之子可以誤解事實；他可以欺騙自己；他甚至可以把他心靈的力量用以對付自己。但他**不可能**犯罪。不論他做了什麼，都無法從任一層面真正改變他的實相，或使他真的變得有罪。這些乃是罪想做的事，因為那就是它的目的。然而，即便用上了整個罪的觀念所隱含的一切瘋狂和神智不清，它也不可能辦得到。畢竟罪的報酬**乃是**死亡，但不朽怎麼可能死亡？

4. 罪不是錯誤，而是真理，純潔無罪只是在自欺欺人，這就是小我那神智不清的宗教所欲宣揚的核心信條。純潔被視為是傲慢，而接納自己的罪則被視為是神聖。就是這樣的教義取代了上主之子的實相，但天父創造了他，祂願他永恆如斯。這是謙遜嗎？抑或，那是從真理那兒奪取造化，並使其分裂的一種意圖？

5. 對小我來說，任何將罪重新詮釋為錯誤的意圖都是站不住的。在它的思想體系裡頭，罪的觀念神聖而不可侵犯，除非面之以敬畏與崇敬，否則根本無以親近。那是小我體系中最「神聖」的概念；既美妙又有力量，亦且全然地真實，小我必會下令保護，並用上它所有的防衛。畢竟這兒藏有它的「最佳」防衛，那是所有其他的防衛都得設法保護的。這就是它的武器，它的後盾，以及小我認定的特殊關係的終極目的。

6. 可以說，小我把它的世界建立在了罪的基礎之上。只有在這樣的世界裡，所有的一切才會變得顛三倒四。就是這一怪異的幻相使得罪咎的烏雲顯得沉重而無法穿透。它為世界提供了一個看似堅實的基礎。因為罪已把創造由上主的意念轉為小我的理想；一個由它統治的世界，一個失心的，由身體構成的世界，一個可能腐朽和腐爛殆盡的世界。假使這是個錯誤，那麼真理就能輕易地予以化解。假使交由真理判斷，那麼任何錯誤都能修正過來。但假使錯誤被賦予了真理的地位，那麼錯誤還能被帶往何處？罪的「神聖性」便以如此怪異的方式保存了下來。成了真理的罪變得不可侵犯，一切都得帶到**它**的面前供其審判。假使它是個錯誤，**它**就會被帶往真理。你無法對罪抱以信心，因為罪就是失去信心。但錯誤是可以修正的，對此你能抱以信心。

7. 在小我那一座座四面環敵的堡壘之中，沒有比「罪是真的」的信念更受嚴密保護的基石了；這是上主之子營造出的自己，也是他的實相的自然呈顯。對小我來說，這千真萬確。畢竟這就是它的實相；這就是你永遠也無法逃脫的「真理」。這就是它的過去、現在、以及將來。因為他不知怎地腐化了他的天父，又全然轉變了祂的天心。因此，為上主之死致上你的哀悼吧，殺害了祂的是罪！這就是小我的心願，錯亂之中的它相信自己已然完成了這一壯舉。

8. 難道你不希望上述的一切不過是個隨時可被修正的錯誤，而逃脫並完全修正這一錯誤就好比穿過迷霧進入陽光那般的容易嗎？畢竟，也沒有再多了。或許你仍想同意小我的觀點，認為發現自己有罪會遠好過發現是自己的誤會。然而，在讓自己做出這一決定之前，請三思而行。不要對此投以輕浮的眼光，因為那是天堂與地獄之間的選擇。